

讀《韻補》書後

李思敬

宋吳棫古音學著作之傳世者，唯《韻補》五卷。吳氏之說，朱熹從之。然自宋以來，毀譽不一。徐葢乾道四年（一一六八）四月壬子序（參“附記”）稱：“腐儒之言曰：《補音》所據，多出於《詩》後。殆後人因《詩》以爲韻，不當以是韻《詩》也。”是宋時已有非議。按，“因《詩》以爲韻”，雖未盡確；“不當以是韻《詩》”，則切中要害。徐葢因謂：“《補音》引證初甚博，才老懼其繁重，不能行遠，於是稍削去，獨於最古者、中古者、近古者各存三二條。其間或略遠而舉近，非有所不知也。”其爲吳棫置辯，適見其護短。明楊慎《轉注古音略·序》云：“私心竊謂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，而於經典注疏、子史雜家，尙多遺逸”，所見略同。及至《四庫提要》則謂《韻補》“龐雜割裂，謬種留傳”，“參錯冗雜，漫無體例”，“顛倒錯亂，皆亘古所無之臆說”。攻其一點，不及其餘。館臣持論，失之偏頗。

清顧炎武《韻補正·序》云：“念考古之功，實始於宋吳才老。后之人如陳季立、方子謙之書，不過襲其所引用，別爲次第而已。今世盛行子謙之書，而不知其出於才老，可歎也。然才老多學而識矣，未能一以貫之，故一字而數叶，若是其紛紛也！”顧亭林畢生研求古韻，獨知才老創業維艱，持論公允，故雖以四庫館臣之偏頗，仍不能不存《韻補》，以不沒其筆路藍縷之功焉。嗣後論者，率皆此意。

周燕孫（祖謨）師一九四七年撰《吳棫的古音學》一文（見《問學集》上卷），論才老之功過甚詳。且謂《韻補》所定字之古音，有直至段玉裁、江有誥所不廢者。如裘音渠之切、牛音魚其切、家音攻乎切、淵音一均切、儀音牛何切、慶音墟羊切等皆是。其開創之功，固不容抹殺也。

近讀《韻補》，管窺所及，以爲才老於南宋之世，已全面開拓古音學研究之途徑，其啓迪後來者實多，所謂筆路藍縷之功，非特一二端而已。此則前輩或未遑詳述。

許瀚《求古音說》云：“求古韻之道有八。一曰諧聲，說文某字某聲之類是也；二曰重文，說文所載古文、籀文、奇字、篆文或從某者是也；三曰異文，經傳文同字異，漢儒注某讀爲某者是也；四曰音讀，漢儒注某讀如某，某讀若某者是也。五曰音訓，如仁人、義宜、庠養、序射、天神引出萬物，地祇提出萬物者是也。六曰疊韻，如崔嵬、

虺類、僂僕、汚邪是也；七日方言，子雲所錄是其專書，故書雅記亦多存者，流變實繁，宜慎擇矣；八曰韻語，九經、楚辭、周秦諸子、兩漢有韻之文是也。盡此八者，古韻條理秩如也。”按明清兩代言古音者，所操之術，實不出此。就中又應以韻語、諧聲、異文、聲訓、音讀、方言六者爲先。凡此六者，其始作，並皆見於《韻補》。茲撮述所見如下：

一、韻語

降，胡公切，下也。《毛詩》：我心則降。屈原《騷經》：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；攝提貞於孟陬兮，維庚寅吾以降（卷一東韻）。凡此之類，實啓明清兩代數百年古音學之先聲。錢大昕《韻補·跋》云：“才老博攷古音，以補今韻之闕，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，而後儒因是知援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楚辭》以求古音之意，其功已不細”。才老開韻脚系聯法之先河，前人多已言及，故不贅述。

二、諧聲

燕孫師《吳棫的古音學》一文云：“同時與吳棫同里的徐葢也頗知聲韻。他在《韻補·序》上說：‘音韻之正，本諸字之諧聲，有不可易者。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，由其以狸得聲；洩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，由其以免得聲；有爲云九切而賄、疍、涓、鎔皆以有得聲，則當爲羽軌切矣；皮爲蒲糜切而波、坡、頗、跛皆以皮得聲，則當爲蒲禾切矣。’這也是清人從諧聲以分辨古音的濫觴，一定是曾與吳才老相與討論而得的。雖非才老所自道，恐怕當他擬訂古音的時候，也曾以此爲根據。”先生所論極是。然細檢《韻補》本文，則諧聲一法，才老所自道者實多，固不煩假徐葢說而揣測也。茲錄數語，以見一斑：

窺，羸叢切，《說文》忽聲（卷一東韻）。埃，於希切，《說文》矣聲。霾，陵之切，《說文》狸聲（卷一支韻）。瓜，攻乎切，《說文》孤、眾、觚皆以瓜得聲（卷一魚韻）。旂，渠巾切，《說文》斤聲。顛，典因切，《說文》以眞得聲。豚，徒勻切，《說文》逐以豚得聲。闕，池鄰切，《說文》以眞得聲（卷一眞韻）。顏，倪堅切，《說文》以彥得聲（卷二先韻）。皮，蒲波切，《說文》波、坡、頗、跛皆以皮得聲（卷二歌韻）。茅，迷侯切，《說文》矛聲（卷二尤韻）。改，苟起切，《說文》改已聲，讀若己。殆，養里切，《說文》台聲。怠，養里切，《說文》台聲。俟，羽已切，《說文》矣聲。洩，羽已切，《說文》矣聲。駭，羽已切，《說文》矣聲（卷三紙韻）。藐，眉教切，《說文》以貌得聲（卷四嘯韻）。獻，息六切，《說文》以肅得聲。嘯，息六切，《說文》以肅得聲（卷五屋韻）。節，子悉切，《說文》以卽得聲。噎，益悉切，《說文》以壹得聲（卷五質韻）。

吳氏據諧聲以定古韻音切，雖是非互見，間或亦有不合於《說文》者，如嘏，《說文》从古叚聲，吳氏以爲以古得聲。亦有《說文》所未見者，如老，姥當以此得聲等（並見卷三語韻）。要之，所操之術與清人無異，實段玉裁同聲必同部之權輿。創作之功，應歸諸才老。

三、異文

童，諸容切，《春秋》公會宋公于夫童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傳》皆作鍾。臨，良中切，《毛詩》臨衝，《韓詩》作隆，假借（卷一東韻）。舍，商居切，《公羊傳》書君舍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傳》皆作茶，音舒。侯，洪孤切，《史記》斬盧胡王，《漢書》作侯（卷一魚韻）。弓，姑弘切，《公羊傳》書黑弓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傳》作黑肱，《儀禮》侯道五十弓，注云：今文改弓爲肱。髡，區倫切，《春秋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，《左氏傳》作頽，音同。命，彌並切，《左氏傳》異哉君之名子，又曰今名之大以從盈數，《史記》皆作命（卷一真韻）。頑，虞袁切，《春秋》鄭伯髡頑如會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皆作元（卷二先韻）。優，於喬切，《禮記》深衣腰縫半下，鄭注云：要或爲優（卷三蕭韻）。讓，如陽切，《禮記》左右攘避，注云：攘，古讓字，古文《尚書》作攘（卷二陽韻）。衰，敝爾切，《春秋》公會齊侯于衰伐鄭，《公羊》作侈（卷三紙韻）。威，紆胃切，古文《尚書》注云：古威畏同，天威棐忱，今作畏（卷四真韻）。舍，春遇切，《楊之水》詩序，毛氏作屯戍，韓氏作屯舍（卷四御韻）。戚，千六切，《毛詩》自貽伊戚，《左氏傳》作感，《釋名》戚，感也（卷五屋韻）。肅，思積切，《尚書》肅慎，《史記》作息慎。伏，筆力切，《考工記》不伏其輶，鄭注云：故書伏作偃（卷五質韻）。繫，之列切，《春秋》盜殺衛侯之兄繫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作輒（卷五月韻）。格，剛鶴切，古鍾鼎篆字皆作各。貊，末各切，《皇矣》詩貊其德音，《左氏傳》、《禮記》皆作莫（卷五藥韻）。

據經史異文以攷古音，錢大昕創獲獨多。攷之《韻補》，其術亦肇於才老。宜乎其爲古音學之前趨。

四、聲訓

江，沽紅切，《釋名》江，公也，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。出珍物可貢獻也。邦，悲功切，《釋名》邦，封也，有功于是故封之也（卷一東韻）。義，魚羈切，《釋名》義者宜也，裁制事物使合宜也。佩，蒲枚切，《釋名》佩，陪也，言有陪貳也。排，蒲枚切，《釋名》排，非也，所惡排去之也。懷，胡隈切，《釋名》懷，回也，本有去意，回來就己也（卷一支韻）。頭，同都切，《釋名》，頭，獨也，於體高而獨也（卷一魚韻）。男，尼心切，《釋名》，男，任也，典任事也；《白虎通》

男者任也，任功業也。孫，蘇昆切，《博雅》，孫，順也（卷一真韻）。瀾，陵延切，《釋名》，瀾，連也，波體轉流相連及也。鄰，陵延切，《釋名》，鄰，連也，相連接也（卷二先韻）。口，苦動切，《釋名》，口，空也（卷三董韻）。首，書璣切，《釋名》，首，始也。禍，戶賄切，《釋名》，禍，毀也（卷三紙韻）。腕，紆願切，《釋名》，腕，宛也，言可宛屈也（卷四霰韻）。伯，必駕切，《釋名》，伯，把也，把持家政也（卷四禡韻）。冒，莫侯切，《史記》牟者冒也，言地雖凍，能冒而生也；《釋名》，眸，冒也，相裹冒也；又曰，矛，冒也，刃下冒矜也（卷四宥韻）。簣，則歷切；毛氏，積也，言茂盛如積聚也（卷五質韻）。

五、音 讀

洞，徒紅切，《淮南子》天地鴻洞，注云：讀如同遊之同（卷一東韻）。華，芳無切，郭璞曰：江東謂華爲敷；陸德明曰：古讀華如敷，不獨江東也（卷二魚韻）。田，地因切，顏師古《急就章》注：古者田陳聲近。邗，禰因切，《說文》，邗，年聲，許慎讀若寧。填，池鄰切，鄭氏《詩》注云：古者寘、填、塵同；陸德明云：依字皆是田字，亦音陳，故陳公子奔齊以田爲氏也（卷一真韻）。憲，虛言切，《禮記》武坐致右憲左，鄭氏曰：憲讀如軒，聲之訛也（卷二先韻）。慶，墟羊切，蕭該《漢書》音義曰：慶音羌，今《漢書》亦有作羌者，《詩》與《易》凡慶皆當讀如羌。中，陟良切，顏師古曰：古讀中爲章。蒙，莫江切，《詩》狐裘蒙茸，徐邈讀爲龐（卷二陽韻）。驅，祛尤切，《毛詩》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，宛其死矣，它人是愉，愉音偷，鄭康成讀。愉，他侯切，《毛詩》他人是愉，鄭氏曰：愉讀如偷。《漢書》志作偷，顏師古亦音偷。牢，郎侯切，《儀禮》握手用玄牢，鄭氏讀（卷二尤韻）。顧，果五切，《詩》寧不我顧，徐邈讀。寡，果五切，《禮記》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，鄭氏曰：寡當爲顧，聲之誤也，顧音古（卷三語韻）。發，方吠切，《毛詩》壹發五豝，獻爾發功，徐邈皆讀如廢（卷四寘韻）。赫，闌各切，《淮南子》汗壑奔陷之中，高誘云：壑讀如赫赫明明之赫（卷五藥韻）。

六、方 言

毛，蒙脯切，無也，《後漢書》馮衍傳，饑者毛食，太子賢曰：案衍集作無，今俗語猶然者，或古語亦通乎？當讀模（卷一魚韻）。衣，於斤切，亦國名，《禮記》壹戎衣而有天下，鄭注：衣讀如殷，聲之誤也，齊人言衣，聲如殷，今姓有衣者，殷之謂歟（卷一真韻）？鍾，諸良切，當也，顏師古曰：今關中俗呼舅曰章，章者，鍾之轉也。兄，虛王切，《釋名》荒，兄也，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

(卷二陽韻)。癬，少禮切，《釋名》，癬，徙也，浸淫移徙處日廣也，故青徐人謂癬爲徙也。火，虎猥切，《方言》，燥，火也，郭璞曰：楚語轉也（卷三紙韻）。壽，如九切，顏師古《糾謬正俗》：或問年壽之字，北人讀作受音，南人則作授音，何者爲是？曰：兩音皆通。《詩》云：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杻，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，此卽音受。嵇康詩云：頤神養壽，散髮巖岫，此則音授，今或皆讀如授，則失之矣（卷三有韻）。龍，力定切，楚越謂竹樹深者爲龍（卷四震韻）。額，逆各切，《釋名》，額，鄂也，有垠鄂也，故幽州人則謂之鄂也（卷五藥韻）。

綜上所述六者，可知舉全面開創古音研究方法之功而歸諸才老，固非誇飾也。就此六法之創造言之，實早陳第四百餘年，早乾嘉諸子五六百年之久。若更以方法論言之，舉凡韻語也、諧聲也、異文也、聲訓也、音讀也、方言也，實不出“比較”二字。質言之，卽以二字之音相比，視其變異，而推求其遠古音讀形式之方法也。此實與西方十九世紀初語言攷古之“歷史比較法”基本原理相通。如是，則比較方法基本原理之運用，才老自南宋之世已肇其端，此又早於西方比較方法之前趨者加波特(August Pott 1802-1887)、孔恩(Adalbert Kuhn 1812-1881)七百年左右。惜乎吳氏古韻通轉之說，仍未脫六朝叶韻之窠臼，一字數叶，無往而不通，參錯紛紜，不成音系，於古韻系統之原貌，乃竟咫尺靈山，失諸交臂。倘能頓悟叶韻卽本韻之理，《三百篇》用韻，實非隨意改讀，輒轉牽就以成音者，則雖不中，亦不遠矣！此病在觀點而不在方法也。

由是觀之，正確觀點之指導，繫乎學術研究之成敗者至重，此其應取鑑於才老者也。蓋觀點之於學術，實猶羅盤之於航海。使方位不明，則其術雖精，亦難達彼岸！若吳氏，可謂博聞強記，好學深思者矣，以其無正確之語言史觀，故於攷古之道創獲雖多，乃竟若歧路亡羊，徒滋迷亂。宜乎必待明陳季立倡“時有古今，音有轉移”之說，而後古韻始漸顯其廬山真相。然此亦歷史、認識之局限，固未可執明人以強宋人也。是故，吳棫《韻補》五卷之歷史地位，亦猶“王楊盧駱當時體”，萬古江河，自不容廢！

附 記 徐葢《韻補·序》獻疑

光緒九年秋邵武徐氏據明洪武辛未六月環翠閣寫校本重刊《韻補》五卷，首有武夷徐葢序。序稱：“自《補音》之書成，然後《三百篇》始得爲詩。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，莫不字順音叶。”又稱：“腐儒之言曰：《補音》所據，多出於《詩》後，殆後人因《詩》以爲韻，不當以是韻《詩》也。”復稱：“《補音》引證初甚博，才老懼其繁重，不能行遠，於是稍削去”。徐氏通篇所論，並皆《補音》，竟無一字論及《韻補》，則是篇之作實序《補音》而非序《韻補》者。

又，序云：“波、坡、頗、跛皆以皮得聲，則當爲蒲禾切矣。”查《韻補》本文則爲：“皮，蒲波切，《說文》波、坡、頗、跛皆以皮得聲”(卷二歌韻)。按，蒲禾、蒲波兩切語不同，

是序文所引本非《韵補》。或蒲禾實取之於《補音》，則宜乎其爲序《補音》而非序《韵補》者。又，徐序署題“《韵補》原序”，“原”字實出後人口吻，其非徐氏本題可知。

綜上三者，則是篇實《補音》序而後人植諸《韵補》者。此意曾請教於燕孫師，許之。

一九五七年春作，一九八一年春補充改定。